

天道，又或天指爲理，人封爲神，而聖教概從其誣，不指其失，不較其弊，理數並行，邪正莫判。聖道之衰，竟至於斯。推之希利尼國，賢哲之生，亦有廿餘人，其間造就各殊，道探性命有人功深格致有人更有知萬物之原本於上帝，亦有指明本分，知人靈魂而示人以確遵中道，使之勿過不及者，道雖真實，終難同語。於天道而反受教於天道，倘以聖道爲天道，恐明天道者有所不屑，然而聖哲自有眞，非天道無以明其眞，聖哲自有實，非天道何以見其實，則天道愈以形聖道，愈以愧聖道，實愈所以成聖道也。聖道得天道而道見，聖道得天道，而非聖道隱托乎聖道者亦見，則以天道謂獨行其是也可，卽以天道與聖道謂並行不悖，卽以成聖道，並以成先知之道也，亦無不可。

榮辱關繫論

李春生

人情所欲，莫甚於尊榮，世態所厭，莫甚於恥辱，人孰不求尊榮，遠恥辱，奈天道難謹，人事倒置，故每求多得乎所厭者，雖然，苟得人事之盡，亦惟聽之於天，若其鹵莽造次，蹈於求榮反辱，又胡得謂人事之盡者乎，蓋榮辱二字，所關匪輕，求得其榮，則留芳萬世，苟得其辱，則遺臭千秋，况榮辱由來了無定位，始榮而終辱者，非榮也，要在窮能轉富，弱能轉強，屈能轉伸，是眞榮也，若其蒙羞蔽恥，恬不自覺，尤仍居命倨傲，人復戴之以高帽，登之以危機，是欲速之顛仆隕越，非眞榮也，此予所以作榮辱關繫論者，是欲責成榮辱者，知所警戒，讀者宜其詳察而默會也，何則，今日之天下，總以富強爲榮，削弱爲恥，因是而尊賤大小

之分嚴如劃界勢之使然者孰能奪之乎所不解者日清戰後支那削弱之勢幾乎岌岌不能終日歐之列雄咸鄙視之殆不承其爲與國也乃一旦李傳相秉節使俄朝賀加冕之禮俄皇首先破格優遇事畢環遊英德法美諸大邦所至降躬郊迎盛筵欵接繁華熱鬧舉國若狂其奉迎敬恭之懃有若天尊下降不但歐之父老美謂古今來得未曾有者考諸支那史冊歷代慶典亦未有若是其盛者是役也微特傳相一人邀此絕代尊顯若夫附驥隨節與有榮者雖粗役賤職又奚啻劉安雞犬雖然榮則榮矣要在操得其券行所當行然後今日之尊顯榮耀得以保守完固否則不免嘆謂多此一行之遺憾蓋今日之盛待相節者各有所因在俄則寵之以虛榮密鷹籠絡吞併之實禍意者懲使回唐之日長於驕矜倨傲底於苟安不振俾得肆其大欲於琿春鐵路歲事之一日在德則循情趁勢藉收售兵市藝之利法亦如之獨英雖亦利其購舟買礮之益惟最著意者尤望傳相此行知所觀感庶異日還朝力圖振作不但固己之疆圉亦所以保英之商務其於美之待傅相也雖無所謂損益然同在交際之列不得不畧盡東道之誼若日本之備接較眾優異者其在交稱鄰國義比魯衛當此羣雄迫處虎視眈眈凡有唇齒之關者孰不謀爲輔車之助奈前者諫之以利害不聽嗣復惱之以兵威不恐諸若此皆所以示警俾早圖自反結爲犄角連衡共保東亞太平大局詎知明暗難投水火不濟竟至各執一端釀成兵戎之變然雖終於獻地納款要不過一局之輸一席之酬究於彼此無甚絕大損益又何足謂仇哉矧爲日本計者又無日不

望支那觸機通變，重尋興亞之舉。今者天緣湊巧，相節取道東洋，凡有血氣，與同榮辱者，莫不私心默祝。所願乘此一場歡會，頓解前嫌，友睦如初。庶輔車有期，駢駕指日。由是觀之人之企望清國中興者，舍俄之外，無不拭目以俟。孰意相節甫抵橫濱，乃轉輪內渡，大有過門不入之慨。其故云何，姑勿論也。然以鄙見默忖，設身處地者，當日之行，必有成竹在胸，而後盛容啟節。否則與其軒冕而出，孰若草布以過，之爲愈哉？是則此行榮辱毀譽，關於傳相者，在天下後世，非目前優孟衣冠，暫時虛榮，可與比擬也。所期使旌榮旋，力舉中興事業，畀此日英名，垂諸千秋百歲之後。或曰：談何易易也！予固知支那不振，在始終寇於儒生固執，况目下操國是掌大權者，又無一不爲讀書種子。中興事業，非變通不興，變通非維新不濟，而維新之道，於儒者又視同水火。讐敵于教人折衝中興事業，豈非欲速支那於亂亡耶？將應之曰：癡哉！世界上無不可爲之事，只患有不可爲之人。欲使支那中興，猶反掌耳。謂予不信，請看萬國公報底事之篇，所論雖不敢具爲中興錦囊，要亦可聊藉維新當務之一助。鄙諺且云：蛇無頭不行。當此局處千危萬險之際，爲父母坟墓，任社稷艱鉅者，宜其降躬毀容，倡與諸僚屬勉勵斡旋，萬不得已，雖至痛哭涕零，屈膝哀求，未始不謂分事人非禽獸。一旦至誠感動，踴躍奮起，勢如江口之決，其孰能遏之也哉？若冒昧於霎時虛榮，歸來仍是滿腔儒氣，一味重與王公大夫之乎者也，相從事致變通維新於不顧，則事不可爲矣。愚謂今者支那之勢，已病入膏肓，危甚於處荒境之枵腹者，草根樹皮，羅掘淨盡，尤不覺其命在須臾。雖

有拯災善士滿載而來陳列如肆且促之曰梁肉來自岐周薇粟採於首陽請速食則不死乃若彼被災者不但無喜容悅納泥首道勞甚以物非土產却謂梁肉我故有也昔旣不食今當堅拒薇粟雖可充飢奈爲伯夷所樹有夷之妨亦不食也居無何饑渴交迫乃乞諸善士曰予我銀寧自買對曰晚矣子莫能行也况銀雖有亦爲外來之物曰是通寶取之何傷嗚呼孟子責人見利忘義今且見利忘命有儒如此又何補於名教試問國與教二者何一爲榮國榮而教亦榮國辱而教亦辱未有道不行國亡如傳舍而教能獨榮者此不過因支那削弱衰頹說者咸咎儒者狃于至死不變無奈設譬以喻其實安有愚甚於弱至國之云亡又拒諫於千里之外若今之爲支那計者竟與斯譬無少差異且有甚焉邇者俄使來京延聘許多碩學宏儒都人士譁然狂喜謂我道西行矣海內諸報館亦隨聲附和殆欲爲孔孟增光道賀識者不禁惋惜嘆謂必也此行能以孔道化彼強者效儒雌服方可爲喜若彼今日之去者反爲他年來者之謀導是累孔門徒添一辱何則夫俄素崇東羅馬奉耶穌爲教得以開疆拓土振興有爲非岌岌者必借材之比况俄未嘗不知儒之素行富貴之外絕不與事痛痒關涉彼又何取而來聘所以然者亦可想而知矣夫復何榮之有哉

學塾要則